

二程文集一







二程文集

(一)

程
頤
撰

程
程

原序

自孟子論性善後。漢唐諸儒。未有能闡發性字之義者。至二程夫子。而性學始大明於天下。人生而學。六經四子之書。以蘄至於聖賢之域。而於吾生之性。茫然莫解。是自昧其本源也。本源失而徒求之文章。雖使渺思曠論。卓越古今。終於聖人之道不合。其不折而入於苟揚之歧途不止。何則。吾之說固未有以勝之也。二夫子之言性曰。性卽理也。又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合理與氣而附麗剖析之。至精至密。不獨足以闢諸家之似是而非。并足以補孟子之所未備。故橫渠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正謂此也。賈、鄭、諸儒之註疏。韓、李、諸賢之文章。皆未窺及此。此而不明。其餘皆枝葉耳。二夫子者。起而首發明之。以重啓斯文之統。其有功於聖人之道甚大。此靈蠢之所以分聖狂之所以判。與夫異端雜霸之所以辯。故予謂論人之文。必首觀於此。而後其文其人。皆可得而知也。二夫子之文。皆本性命之理。而究極之。以措諸應事接物之際。使當時大用實足。以教養斯民。而治幾三代。固不徒託諸空言。垂遺編於來世而已。明道珠涵玉韞。詞簡而有餘味。伊川浩然之氣。嚴正不撓。大暢厥旨。要其根極。則一而已。予幸生二夫子之邦。誦其語言文字有年矣。顧未窺萬一仰止之念。實切於懷。因取原本。校閱其訛缺。付梓以廣其傳。海內學者。讀此書者。當知二夫子之言。確然如菽粟布帛。不可旦夕離。循途而漸進焉。一旦恍然得聞性天之祕。蓋亦由此也已。

康熙戊子陽月。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本傳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顥生而神爽。舉進士。調鄆縣主簿。縣有稅官。以賄播聞。怙力自恃。監司州將。憚之而未發。顥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某。某勢窮必殺人。顥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敵言。私償其所盜。以去。調上元縣主簿。顥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謝景溫尹金陵。說春秋。顥時取之。至言易。則曰。非是。程頤曰。二君皆通易。監司談經。而主簿曰。非是。監司不怒。而主簿敢言。非通易能之乎。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常遠出治疾。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因出懷中一書。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曰。張三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服。呂公著薦爲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召對從容咨訪。顥將退。上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他日召對甚久。日官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王安石用事。一日。顥受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又一日。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學如上。壁。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遂不附己者。獨不及顥。曰。此人雖不知道。亦忠信人也。顥言於上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正使僥倖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日衰。非朝廷之福也。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

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須兩分其罪可也。改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曹村埽決。顯謂州帥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恐不集。公當親率以繼之。帥遂以本鎮印授顯。顯命善泅者渡決口。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數日而合。將合時。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顯謂衆曰。得此巨木。橫流入海。則事濟矣。語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云。神宗念顯不置。有登對者自洛至。上問曰。程顯安在。真佳士也。哲宗卽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時元豐八年也。文彥博采衆議。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顯之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二子端懿。端木陳瓘。作責沈文云。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元豐乙丑。子爲禮部貢院官。與范滄夫同舍。滄夫云。顏子不遷不貳。惟伯滄有之。予曰。伯滄誰也。滄夫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滄耶。予時媿不可言。謚曰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本傳

程頤字正叔。與兄顥受學於周敦頤。年十八游太學。胡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試諸生。得頤論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鄰齋。以師禮事焉。元祐元年。以司馬光、呂公著薦。除祕書省校書郎。頤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以爲崇政殿說書。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陛下富於春秋。雖睿聖得乎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可也。四月例以暑熱罷講。頤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乞令講官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從容納誨。以輔上德。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頤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有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閒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讀講官例兼他職。請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

不報。二年，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殿講讀，給事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願言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一日講罷，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願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所講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願進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願奏曰：除喪而用吉禮，或因事用樂可也。今特設宴，是喜之也。乃罷之。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願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智而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願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五年，丁父憂，除喪，三省進呈，欲與館職，太后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願辭，哲宗親政，范純仁請復召勸講，於是申西監之命，願不就。紹聖閒，以黨論放歸。四年，送涪州編管，洛尹李靖臣，即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願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願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願欲與之言，老父徑去。涪北山有巖，願與州人譙定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徽宗卽位，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建中靖國二年，仍追所復官。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詔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在著書，令

監司伺察。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年七十五。呂大防嘗以百緘遺頤。頤辭之。族子公孫曰：勿爲已甚。可。程顥言正叔一生不曾看莊列。嘗謂頤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故顥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頤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蓋有不通處也。爲講官日。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相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詆頤。不宜在經筵。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說。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附之者尤衆。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俟閒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慙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頤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勞筋苦骨。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將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且爲天地間一蠹。惟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伊川先生。諡曰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目錄

卷之一

明道先生文

表疏

上殿劄子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論王霸劄子

論十事劄子

論養賢劄子

乞留張載狀

諫新法疏

再上疏

辭西京提刑奏狀

謝澶州簽判表

卷之二

書記 賦 論 策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晉城縣令題名記

南廟試佚道使民賦

南廟試九敍惟歌論

南廟試策五道

卷之三

行狀 墓誌 祭文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程邵公墓誌

程殿丞墓誌銘

李寺丞墓誌銘

程郎中墓誌

澶娘墓誌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祭彭侍郎文

祭富韓公文

卷之四

上書

上仁宗皇帝書

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論濮王典禮疏

爲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爲家君上神宗皇帝論薄葬書

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

卷之五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

再辭免表

伊川先生文

辭免館職狀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論經筵第一劄子

第二

第三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再辭免狀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上太皇太后書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

再辭免狀

論冬至稱賀劄子

又上太皇太后疏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

又上太皇太后書

論開樂御宴奏狀

乞歸田里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乞致仕第一狀

第二狀

辭免服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狀

再辭免表

謝管句崇福宮狀

申河南府乞尋醫狀

辭免再除直祕閣判監狀

再辭免狀

謝復官表

卷之六

學制

三學看詳文

論改學制事目

回禮部取問狀

論禮部看詳狀

修立孔氏條制

卷之七

雜著

顏子所好何學論

養魚記

爲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三

爲家君書家藏太宗皇帝寶字後

易傳序

春秋傳序

禊飲詩序

論漢文殺薄昭事

與人論立賑濟法事

記蜀守

雍行錄

雜說三

四箴

視箴

聽箴

言箴

動箴

卷之八

書啓

爲家君上宰相書

謝呂晦叔待制書

爲家君請字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再書

答橫渠先生書

再答

上富鄭公書

答富公小簡

上河東帥書

答人示奏草書

答朱長文書

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簡

上韓持國資政書

上孫叔曼侍郎書

答楊時慰書

上韓康公啓

又謝簡

答呂進伯簡三

與呂大臨論中書

答楊時論西銘書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上謝帥師直書

與金堂謝君書

答周孚先問

答張闕中書

答楊時書

答楊迪書

答門人書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定親書

答求婚書

卷之九

禮

婚禮

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請期

成婚

奠菜

葬說

葬法決疑

記葬用柏棺事

作主式

祭禮

四時祭

始祖

先祖

卷之十

行狀 家傳

明道先生行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序

先公太中家傳

上谷郡君家傳

卷之十一

墓誌 墓表 祭文

書先公自撰墓誌後

叔父朝奉墓誌銘

孝女程氏墓誌

明道先生墓表

爲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爲家君祭韓康公文

爲家君祭呂申公文

爲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祭劉質夫文

祭李端伯文

祭楊應之文

祭朱公揆文

改葬告少監文

祭席行叟文

祭張子直文

祭四十一郎文

祭李邦直文

祭李通直文

卷之十二

遺文

放蝎頌

酌貪泉詩

易上下篇義

易序

禮序

禘說

書銘

與方元案手帖

謝執政書

答晁以道書

一程文集卷之一

表疏

宋 明道先生程 顥撰

上殿劄子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一本此句在上句上。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嘒嘒。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尙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作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一作}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埽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學。以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於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千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

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羣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實與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莅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

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不變矣。豈惟得士寔廣。天下風俗。將日人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尙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熙寧元年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論王霸劄子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勅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士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

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旣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鋼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熙寧二年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論十事劄子

師博。兵役。

六官。民食。

經界。鄉黨。

四民。川澤。

貢士。分數。

臣竊謂聖人辦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一作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

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尙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恆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尙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卹。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鄴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徧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

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尙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恆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尙。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旣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疏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養賢劄子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

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質。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乞留張載狀

臣伏聞差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源。於治政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一作訟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鉤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德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

況苗振罪犯明白情狀已具得一公平幹敏之人便足了事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謹具狀奏聞
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上
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諫新法疏
熙寧三年三月四日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覲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動一作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尙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謹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況糴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錯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言再賜施行則天下幸甚時爲監察御史裏行上語及程顥疏安石曰顥至中書臣略論以方鎮沮毀朝
包舍此言尤爲害理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則是縱使邪說誣民而令詔令本意更不明於天下如此則異議何由帖息

再上疏
熙寧三年四月十七日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於

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時權監察御史裏行。由是刑爲權發。遣京西路同提典罷。

謝澶州簽判表

論議無補。職業不修。國有典刑。罪在誅戮。曲蒙弘貸。仰荷鴻私。期於糜捐。莫可報謝。中謝。臣性質樸魯。學術空虛。志意羸修。智識無取。陛下講圖大政。博謀羣材。過聽侍臣之言。猥加風憲之任。臣旣遭遇明聖。亦思誓竭疲駑。惟知直道以事君。豈忍曲學而阿世。屢進闕疏之論。愧非擊搏之才。徒嘗剝瀝肺肝。曾無裨補毫髮。旣不能繩愆糾繆。固不願沽直買名。豈敢冒寵以居。惟是奉身而退。自劾之章。繼上闔門之請。案堅天意未回。憲章尙屈。更奉發中之詔。俾分提憲之權。不惟沮諍論之風。亦懼廢賞刑之實。力形奏述。恭俟誅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極天清明。普日照臨。洞正邪之心迹。辨真僞於幽微。察臣忠誠。恕臣狂直。不忍實諸重辟。投之遠荒。解其察視之官。處以便安之地。生成之賜。義固等於乾坤。涵容之恩。重益逾於山嶽。臣敢不日新素學。力蹈所知。秉心不回。信道愈篤。願徇小夫之志。不爲儒者之羞。或能自進於尋常。庶可仰酬於萬一。

辭西京提刑奏狀

臣伏蒙聖恩。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已瀝懇誠。不敢祇受。願從竄謫。日冀允俞。不避煩瀆。輒再陳請。臣出自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實在言責。伏自供職已來。每有論列。惟知以愛國愛君爲心。不敢以揚己矜衆爲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嘗指陳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忍爲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臣學術寡陋。智識闕疏。徒有捧土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陳時政之失。併論大臣之非。不能裨補聖明。是臣墮廢職業。旣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竊知廉隅。必不敢蒙恥願就。如其見利忘義。覩面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朝廷綱紀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死請。伏望陛下開白日之照。厲嚴霜之刑。投諸荒陬。實所甘分。臣無任瀝血祈天之至。熙寧三年四月。上謂王安石曰。人情如此。紛紛奈何。安石曰。陳襄程顥。專黨呂公著。都無助陛下之至。爲治之實。今當邪說紛紛之時。乃用襄知制誥。顥提點刑獄。人和其平正。此輩小人。若附公著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利皆歸之。旣不得志。又不失陛下獎用。何爲肯退聽而不爲善。乃以爲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

二程文集卷之二

書記賦論策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尙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一作物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澹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

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恩愆。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晉城縣令題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一無記字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焉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閒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一作其與古史之意。一作事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知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其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始至。卽皇皇然圖所施設。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己之政。則盡其法而去之。其迹固無餘矣。而況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復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尙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

南廟試佚道使民賦民得終佚
勞固無怨

人情莫不樂利。聖政爲能使民。以佚道而敦敕。俾當時之服循。教本於農。雖極勤勞之事。功收於後。自無怨讟之囚。厥惟生民。各有常職。勞而獲養。則樂服其事。勤而無利。則重煩其力。惟王謹以政令。驅之稼穡。且爲生之本。宜教使以良勤。則從上也。輕蓋豐餘之自得。蠢爾農俗。陶乎教風。知所勞者爲乎已。圖所利者存乎終。莫不勉勉以從令。于于而勸功。志在使人。役以農疇之務。時雖畢力。樂於歲事之豐。雖復教令時煩。科條日出。嚴刑以董其惰。加賦以戒其不一。然而俗樂趨勸。時無怨疾。擇可勞而勞也。敢憚初勤。因所利而利焉。自全終佚。大抵善治俗者。率俗以敦本。善使民者。順民而不勞。道皆出於優佚。令無勤於釋騷。不奪其時。導以厚生之利。將求其欲。豈聞力穡之逃。勿謂民之冥而無知。勿謂農之勞而不務。趨其利則雖勞而樂。害其事則雖冥而懼。志取豐益。業其安固。使爾農於墾殖。縱極勤劬。異有國之力征。自膺饒裕。得非納於豐富之道。教以便安之途。在服勞而雖至。顧有憾以曾無。體兌象之悅民。下安其教。同周詩之戒事。衆樂而趨。異夫雖上之行。抑民所願。或躬籍以爲率。或名官而申勸。是皆俾民有樂佚之道焉。雖勞何怨。

南廟試九敘惟歌論

論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穀。民所賴而生者也。樹之君。使修舉其所賴而養之者也。修之有道。行之有節。上焉天順之下焉民樂之。正德焉。利用焉。厚生焉。此其所以秉統持正。而制天下之命。

者也。在書禹之謨曰：九功惟敘，九敎惟歌。其指言乎是也。舜禹明其道，聖也。後世不及焉。功也。萬世所利焉。宜其事有次敘，而民歌樂之也。噫！舜之君，禹之臣，其歌之之民，日聞其道，日被其澤，其見而知之，或言或歌，可矣。今去聖久遠，踰數千祀，然可覆而舉之者何也？得非一於道乎？道之大原在於經，經爲道，其發明天地之祕，形容聖人之心一也。然當推本夫明其次著其迹者言之。在洪範之九章，一曰五行，次二曰五事，統之以大中，終之以福極。聖人之道，其見於是乎？蓋五行者天之道也，五事者人之道也。修人事而致天道，此王者所以治也。五事修，五行敘，則其生材也美焉。阜焉，民居其中，享其利而安焉。豈非皇極之道，用而致乎五材之生，天也，非人也。五事之修，人也，非天也。雖然，五事正，則五材自然得其性矣。是則天之道，亦王者之所爲也。王者旣修五事而致五材，則又舉正德之教而率之，明利用之源而阜之，開厚生之道而養之。五行協於上，六府利於下，三事舉於中，修焉其功之敘也，和焉其德之行也。如是，則民浩浩然于自然，驩娛於下，而歌頌其政矣。或曰：子之言五行然矣，然六府之兼乎穀何也？答曰：五行氣也，五材形也。君之所致者氣也，民之所用者形也。五氣旣敘，五材旣豐，民並用焉。然穀者民之所生也，不可一日無之。此六府所以兼穀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夫何惑焉？竊原春秋之文，求聖人之志，災之書者十，一，大水之書者七，不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麥苗，大無麥禾之書者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府失其宜，物失其宜，則尙何次敘之有乎？民失其所，則尙何歌詠之有乎？可以見聖人之心，重時政而謹民事，勤勤乎如是也。由是言之，則舜之德，其至也。地平天成矣，萬世永賴矣，其民陶其教，遂其生，九功之

德皆歌之矣。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其終之道也。道是而已矣。或問行於後者當如何。曰。五事本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時而治之。教之以德。節之以政。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復也。周之六官。各主其事。可用也。此其略也。其道則具於經矣。推而明之。勤而修之。是亦舜之政也。夫何遠哉。願力行何如爾。謹論已矣。兩處疑有脫誤。此篇經爲道。道是而。

南廟試策五道

第一道

問。禮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厚人倫之義也。是以鰥寡孤獨皆有養。後世則不然。教化之不明。衣食之不足。黎民老而不得其養。饑寒轉死於溝壑者。往往而是。今將考古養老之禮而行之。惟帝堯而上。不可聞已。虞夏商周之時。其所養何老。所處何學。所衣何服。所食何禮。一歲凡幾行之。宜誦所聞。悉著於篇。

對。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信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純王之心。純王之政。此疑缺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尙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觀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其老。饑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卻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

爾。今朝廷清明。政教修舉。方欲稽講墜典。以風天下。明執事。欲將明上意。故訪諸生。以古之道。俾講求其說。敢不道其所聞。以裨一二哉。蓋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之三老。孤卿之有年德者。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一人爾。大夫士之。以年致仕者。亦皆養之於其鄉里之庠序焉。所處則有虞氏國老。養於上庠。庶老。養於下庠。夏后氏國老。養於東序。庶老。養於西序。商人國老。養於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周人國老。養於東膠。庶老。養於虞庠。是也。所服則深燕縞玄之衣。四代所服也。所食則饗燕食之禮。三代之制也。周人修而兼用之。一歲所行之數。則禮所謂春饗。孤子。秋饗。耆老。與夫釋菜。釋奠之禮。亦其時乎。此古之略也。若夫潤飾之。則在乎時矣。謹對。

第二道

問。昔者孔子傷時王之無政。而作春秋。所以褒善貶惡。爲後王法也。自去聖既遠。諸儒異論。聖人之法。得之者寡。至唐陸贄。學於啖。趙。號爲達者。其存書有纂例。微旨義統。今之學者。莫不觀焉。若夫諸儒之所失。與陸氏之所得。學者必有所取舍也。試爲條其大要。庶以質其是非。

對。春秋何爲而作哉。其王道之不行乎。孟子有言曰。春秋天子之事是也。去聖踰遠。諸儒紛紜。家執異論。人爲殊說。互相彈射。甚於仇讐。開元祕書言春秋者。蓋七百餘家矣。然聖人之法。得者至寡。至於棄經任傳。雜以符緯。膠固不通。使聖人之心。鬱而不顯。吁。可痛也。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年。始大光瑩。絕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之蘊。然其攘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惜夫其書之粹。

者在乎集傳。而世徵其傳矣。今所存者。請槩言其一二。亦可以觀其道之所至焉。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伐戰取。圍入執殺。盟會如聘。禘郊蒸嘗。歸復入納。災異賦役焉。然諸家之論。前矛後盾。未見其能一也。其開書侵者五十七。伐者二百一十三。書圍者四十四。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且備也。如是。豈苟然哉。蓋誅其禍亂之道耳。彼豈有是哉。先儒徒隨事而傳之。三傳往往從而美之者有矣。未有一言發明聖人誅之之心者也。獨陸君用啖氏之說曰。春秋紀師。何無曲直之辭。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若夫其差者甚者。則在乎其文矣。此則見聖人絕惡之源。原情之法。此表裏之論也。其餘若盟若會。其法皆用是也。禘郊之義。詭譎殊狀。左氏之文。略而不解。公穀之論。泥而失真。何杜之流。汎汎其聞耳。陸氏之學。獨能斥先鄭之失。明諸侯之僭。謂禘爲王者之祭。明郊非周公之志。皆足以見其所存之博大。得聖師救亂明上下之心也。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下之辭。明君臣之義。異乎所謂如二君與能殺者。層層之論矣。書次於郎。則言非有俟而次。則意將爲賊爾。防兵亂之源。殊乎所謂過信次止者。區區之談矣。發言侵言伐之例。則曰無名行師。與稱罪致討之異。遠乎闕略之言。賊害之語矣。且取邑之條。則云力得之。不是其專奪。異乎不用師徒。不宜取之淺矣。其餘稱將稱師。紀名紀氏之類。亦皆度越於諸家。遠甚。行義之衆。莫可歷數。要其歸以聖人之道。公不以己得他見而立異。故其所造也遠。而所得也深。噫。聖門之學。吾不得而見焉。幸得見其幾者矣。則子厚之願。埽其門宜乎。對問之下。不能詳悉。故獻其略。謹對。

第三道

問官之有屬猶身之有臂臂之有指也。自建官以來未有無屬焉者也。舉今之官則治其小者有屬治其大者無屬外郡縣內羣有司此治其小者內公府外刺部此治其大者治其小且有屬治其大乃無屬何其輕重勞佚之不侔哉。豈因其故常而恬莫之舉歟。抑舉之未見其益歟。刺部之屬向嘗增之直與其長等爾非所謂屬也。公府之屬今或存之直他官而已非所謂屬也。請悉陳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皆何名何選何職古何以有而今何以無古何以可而今何以不可詳之於說以究當今之便。

對竊觀治天下之道如構室焉其大者棟也梁也棟梁豈能獨立哉其所與相助而承上者榱桷也置官亦如是矣古之三公之府諸侯郡國各有其屬以成其政後世改易不常今則外之一郡一邑內之一官一局各有屬焉至於公府機務之煩外臺刺舉之重則反無之此誠小大重輕之質焉非必謂無益而莫之爲也直因循故常未之更爾嚮者漕計之司嘗爲之置副矣副則誠亞其長者也其下亦嘗勑賓從之名者矣是亦其屬也第旋去之耳近世宰相之官兼門下之目則府以其省名矣今其屬者乃省官爾非丞相之屬策謂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則周冢宰之職有小宰焉小宰之下皆其屬也其餘五官亦各有屬焉然其爵位有尊卑之差矣外則牧伯之國今刺舉之任也其屬則其臣爾漢之三公府則有長史司直焉東曹西曹之掾焉內則御史外則刺部亦各自用其吏爲掾屬其選之道則周六官以下其屬皆命於天子牧伯之臣則其卿而下其君選於其國爾漢之三公開府辟召唐之藩鎮亦自薦延

其位其職則繁其長之所任而分治之耳。今公府任其小事者非無也。直無若三公之孤六卿之丞。共其事者爾。其治文書掌勞役者備矣。其職亦幾矣。苟欲慎其選。清其流。而易其官之名。則可矣。若欲夫預聞政事。則賢明之佐。謨謀於廟堂之上。又何細吏之問焉。若夫刺舉之屬。則在選任之爾。謹對。

第四道

問。今天下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宥。農加困。貨愈籠。文愈密。而旱乾水溢。無歲無之。又未嘗得清源端本之術。少紓其弊。雖有智者。或任非其責。噤不出一語。嗚呼。忍而視斯民之殘也。今欲使財無匱。農無困。文無密。以拯斯民之殘。敢問何策之爲先。何修而後可。勿疏勿泛。以直所論。

對。天下大器。羣生重畜。惟君上所制養焉。今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較之近代。未爲甚盛也。然近歲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宥。農加困。貨愈籠。文愈密者。何也。殆基本似有所未立。法度似有所未舉爾。三代之制。今不能收功於旦夕也。試取其切近於體務者言之。今財之匱。食之宥。農之困。貨愈籠。文愈密者。弊雖煩。而其源一而已。其始在費益廣也。費益廣則取於民者衆。實於府者鮮。財不得不匱。農不得不困矣。彼食宥者。亦費之一端爾。費既廣。財既匱。農既困。則貨不得不籠。貨之籠。則文不得不密矣。所謂費益廣者。不曰待哺之兵衆乎。外蘇之遺重乎。游食之徒煩乎。無用之供厚乎。爲今之計。兵之衆。豈能遽去之哉。在汰其冗。而擇其精。外蘇之遺。豈能遽絕之哉。在備於我。而圖其後。游食之徒。煩則在禁其末。而驅之農。無用之供。厚則在絕其源。而損其數。然其所以制之者。有其道也。夫水利之興。屯田之制。府兵之復。義倉之設。皆濟

時之大利。顧緒紳議之熟矣。惟不以爲舊說之迂而忽之。則財以豐。食以足。貨利可寬。文法可損矣。雖旱乾水溢之變。繫乎歲數之常。亦吾有備焉爾。謹對。

第五道

問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何其效之疾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何其效之遲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必世云者。較諸善人則已疾。合諸聖人則已遲。三者之效。不能齊一。然則聖何道而疾。善何術而遲。王何務而必世。願以前代已然之迹。質於此三者。

對。聖人之道。無所苟而已矣。以聖人之才。施於天下。其易矣。猶必曰三年而成也。然方之善人之效。則聖人之治。其疾也遠矣。仲尼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夫善人者。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也。既不循前人之弊而守之。又不得聖人之道而行之。宜其緩且久也。有人焉。相繼而往。則百年而後。可至治矣。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則蒙謂作禮樂之時爾。夫民之情。不可暴而使也。不可猝而化也。三年而成。大法定矣。漸之仁。靡之義。浹於肌膚。淪於骨髓。然後禮樂可得而興也。蓋禮樂者。雖上所以教民也。然其原則本於民。而成於上爾。則聖人之效。所以疾。善人之效。所以遲。與夫王者之仁。其道可見矣。復請以前代已然之迹。而明之。孟子曰。小國七年。大國五年。可爲政於天下。此聖人之效也。若仲由謂三年使知方。伯禽之三年報政。雖不能若聖人之道。醇且具也。然亦承聖師之教。奉周公之政。其庶乎其次也。若漢之業。勦乎高祖。因循乎呂惠文帝。守之以淳儉。孝景紹之以恭默。當時漢之興。幾百年矣。其風俗寬厚。

幾致措刑亦勝殘去殺之效乎周承文王之業歷武王之治至成王之世而周公作禮樂焉此必世後仁之效乎謹對

一程文集卷之三

行狀 墓誌 祭文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公諱思永字季長其先京兆人唐之中世有爲吉州刺史者因家焉今爲廬陵人尙書治經術以能詩名於世慷慨有大節仕不得志未老以東宮官退居臨湘公其次子也公性淳粹明重材質瑰秀孩提時卽異於常兒未嘗爲戲弄之事數歲已自知爲學尙書每撫其背曰興吾家者必是兒也未冠居尙書喪以孝聞家貧無以葬晝夜號泣營治歲終卒能襄事扶喪數千里歸廬陵知者無不咨歎終喪益自奮勵力學有文稱天聖五年舉進士擢第授南康軍判官計臣言其材遂監泰州角斜鹽場當路益知其賢交薦之秩滿遷大理寺丞監洪州鹽務移知廣州南海縣以母喪去職服除知洪州分寧縣二邑素號難治前令比以罪去民化公之誠相戒以毋犯法至於無訟旣又通判睦州會海水大上夜敗台州城郡人多死詔監司擇良吏往撫之公遂行將至吏民皆號訴於道公悉心救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葬溺死者爲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饑乏去盜賊撫羸弱其始至也城無完舍公周行相視爲之規畫朝夕暴露未嘗憩息民貧不能營葺者命工伐木以助之數月而公私之舍畢復人安其居公視故城庫壞僅有髣髴思爲遠圖召僚屬而謂之曰郡瀕海而無城此水所以爲害也當與諸君圖之程役勸功民忘其勞城成遂爲

永利。天子嘉之。錫書獎異。後去台還睦。二州之民喜躍號戀者。交於道。未幾就移知潮州。潮民歲苦修堤之役。吏緣爲奸。貧者尤被其害。公爲之法。役均而費省。民大悅。代還。知常州。時爲都官員外郎。尋召爲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賞之弊。以謂斜封非公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敕語。百官皆得遷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旣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被寵。參知政事闕員。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爲節度使。物議譴動。公帥同列言之。皆曰。宜待命行。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爲朝廷失矣。遂獨抗疏極言。至曰。陛下行此覃恩。無意孤寒。獨爲堯佐守忠故。取悅衆人耳。且言妃族秉政。內臣用事。皆非國家之福。疏入。仁宗震怒。人皆爲公危之。公曰。苟二人之命不行。雖赴鼎鑊無恨。於是御史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皆爲上言其忠。當蒙聽納。不宜加罪。仁宗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以汎恩罷臺職。以司封員外郎出守宣州。前守以贓敗。郡政墮弛。歲復大歉。公至。修紀綱。撫凋瘵。奏發官庾以活饑孳。卒無流亡。體量安撫。使上公治狀。爲諸路州一作之最。儂智高連陷州郡。嶺表用兵。餉饋仰於荆湖。除北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下溪蠻酋彭仕義恃險而驕。將帥羣蠻爲亂。先移文罵辰州守將。將不能制。請公誅之。公行部至辰。仕義畏公。卽遣親信持書迎謁。禮甚謹。公推誠待之。諭以禍福。皆悚懼感服。請自倭革。邊患遂息。時大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爲獻。公曰。哀民取賞。吾不忍爲。遂無所獻。南寇平。公以勞進工部郎中。召爲度支判官。升刑部。歲餘。出爲益州路轉運使。始直史館。賜三品服。入辭。仁宗諭之曰。益部遠方。以卿安撫。

吾無憂矣。至蜀會成都闕守。詔公權領府事。前政多務姑息。寢失法度。至有吏盜官錢千緡。付獄已三歲。猶縱其出入。自若者。公命窮治之一日。而獄具。蜀人以交子貿易。皆藏於腰間。盜善以小刀取之。於稠人中。如己物。民病苦之。公得其狀。卽捕獲一人。使疏其黨類。得十餘輩。悉黥隸諸軍。盜者遂絕。二罪而人知畏法。蜀乃大治。歲有中貴人祠峨帽。常留成都中數十日。誅取珍貨奇玩。例至數百萬錢。一出於民間。公命三省其二。使者恨怒而去。公不之顧。任中遷兵部郎中。召還爲戶部副使。歲餘。以天章閣待制充陝西都轉運使。河朔謀帥。以公鎮高陽。仍進秩諫議大夫。英宗嗣位。恩升給事中。時狃於承平。治兵者鮮明紀律。而三關爲甚。公爲帥方重嚴正。犯者頗以軍法從事。驕民大戢。河北舊以桑麻爲產。籍之高下。民懼不敢藝植。故益貧。公奏更其法。自是絲績之利。歲歲增益。在鎮二年。邊圉帖寧。人民浹和。公惡邊臣之邀功啓事者。屢加裁正。遂與大臣持議不合。由是以病請解兵任。求爲江南官。徙知江寧府。潮與江寧舊多火災。迄公去。未嘗作人。以爲德政之感。留金陵歲餘。復召權御史中丞。時追崇漢王大號。復有稱親之議。諫官御史。以典禮未正。相繼論列者六七人。皆以罪去。公始拜中司。力陳其不可。且請召還言事者。上未之察。吏爲疏極論其事。言益切至。英宗深加聽納。事幾施行。而大臣持之甚力。故不果。公因求解憲職。以章言者五。進見而面陳者。多至不記。會英宗不豫。公方憂懼。不復自言。今天子踐祚。正拜御史中丞。請裁損出入。用度務從儉約。以稱先志。上嘉納之。會御史蔣之奇。奏發大臣陰事。其說蓋盛於都下。而之奇欲扳公爲助。乃曰。公嘗言之。公亦謂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誠難究詰。然亦有以取之。故謗言一興。而人以爲

信。且其首爲濮園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而執政以之奇所論。冥味不可質。迫公言其所從來。三問而公奏益急。且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必問其所從來。因而罪之。則後無聞矣。寧甘重譴。不敢廢國家開言路之法。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計。翼日降授給事中。知黃州。道徙太平州。郊祀推恩。復工部侍郎。知亳州。未滿歲。移揚州。熙寧三年。上書告老。遷戶部侍郎致仕。朝廷憐之。故詔辭甚美。所以寵耀其終始焉。公晚樂歷陽風土。遂徙居之。將歸。十一月過金陵。二十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一。金陵之人。奔走供事。往來哭於道路。其得人心如此。公任官四十五年。累階至某勳某爵某食邑若干。公精慎長於政事。遇繁劇。他人若不可堪。而公處之裕然。故世稱有大體精吏治者。必歸之公。其事業磊落。見於時者爲不少矣。然其德性之美。心術之醇。世尤尊之。蓋資稟有過於人者也。故其仁厚誠恕。出於自然。年八九歲時。尙書爲岳州從事。公晨起將就學舍。得金釵於門外。公默坐其處。以伺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也。公詰其狀。驗之。信則出付之。吏謝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我若欲之。取釵不過於數百金耶。吏歎駭而去。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釵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釵爲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釵者揖而舉手。釵墜於地。衆服公之量。撫宗族有恩意。外嫗孤女。收視之如己子。爲擇善士而嫁之。守常一不妄遷習。與朋友交。盡信義。始卒無移。改廉潔純儉。本之天性。居母喪貧甚。鄉人爭饋之。皆謝去。風俗爲之化。後居顯仕。自奉養不改其素。平生無聲色奇巧之翫。其氣宇高爽。議論清澹。而端莊恭謹。動必由禮。未嘗有惰慢之色。戲

悔之言見者皆知畏重。然襟度夷曠。不可激撓。與人處。雖終歲。莫見其喜怒之變。遇事明白。不事櫛飾。接人無貴賤高下。一以忠信。動無疑忌。卽之溫然。有大雅之德。爲政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己取譽。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爲。居憲府。多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辨。每謂人曰。吾不爲他學。但幼卽學平心以待物耳。又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知思天下之寒者矣。蓋源流如此。宜其仁恕之善。見於天下。自朝廷至於士人。推其誠長者。至其持守剛勁。不可毫髮遷奪。喜善嫉惡。勇於斷決。不爲勢利誘。不以威武移。潮州州宅。舊傳多怪。前後守臣無寧處者。公迄去未嘗問其有無。其達理守正若此。凜乎其丈夫也。故歷事三朝。人主信之。公娶晏氏。故相元憲公之姪。而刑部侍郎諱容之子也。封延安郡君。有賢行。爲宗黨所尊。二男。長曰衛。前趙州軍事判官。孝謹和厚。以親老不忍去左右。解官歸侍者十年矣。次曰衍。敏俊有高才。方舉進士而卒。五女子。長適知鄂州嘉魚縣胡從。次適宜春李伯英。次卽顯之室。又次適太常博士田祐。次適著作佐郎齊域。而歸李氏齊氏者。皆早世。孫四人。曰該。曰證。並試將作監主簿。詢。尙幼。孫女五人。俱未嫁。公終之明年。嗣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之喪。葬於和州歷陽縣某鄉某地。前期得公之官次行事於其家。若公之道德。則顯所親炙而知者。謹加編錄。請求誌於盛德君子。以圖不朽。謹狀。

程邵公墓誌

邵公、廣平程顯之次子也。生於治平始元仲秋之四日。死於熙寧首禩仲夏之十四日。越三日。藏一作葬之。

於伊陽縣神陰鄉祖塋之東。邵公其幼名也。端慤其名也。生而有奇質。未滿歲而溫粹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聰明日發。而方厚淳美之氣益備。其始言也。或授之以詩。率未三四過。卽已成誦矣。久亦不復忘去。雖警悟俊穎。若照徹內外。而出之從容。故敏於見知。而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瞻視。未嘗有戲慢之色。孝友信讓之性。蓋出於自然。與人言則溫然。及其有所不爲。則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許。後雖以百事誘迫。終不復移矣。日視羣兒。相與狎弄歡笑。跳梁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喜相侵暴者。亦莫之敢侮。蓋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有喜怒好欲。是豈特異於常兒哉。皆老於學者之所難能也。而吾兒之資。乃成於生之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永。則吾不知其所至也。吾弟頤。亦以斯文爲己任。嘗意是兒當世吾兄弟之學。今則已矣。則吾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親也。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閒或值焉。以其閒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以其葬日之迫。刊刻之不暇也。惟砂書於磚。以誌其壙。

程殿丞墓誌銘

程氏居永寧之博野。土風渾厚。世以忠廉孝謹聞。少師貴重於朝。始賜第京師。爲開封人。世風不衰。子孫多好善。如吾叔父。可謂能守其家法者矣。叔諱瑜。字叔寶。少師諱羽。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之曾孫。尙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大理寺丞諱道。天水趙氏。長壽縣太君任氏之子。少以族兄廣平文簡公蔭。試將作監主簿。未冠爲荆南監利尉。卽以幹敏稱。再調永州零陵簿。益以才著。時

谿蠻嘯動。焚劫縣邑。道州寧遠。最當賊衝。部使者命公攝令事。至止之日。邑無城壁。府無兵械。公經營勦治。夜以繼日。完葺未幾。蠻寇大至。設長圍以逼城。公激勵士卒。躬冒矢石。捍守累日。以奇兵由水中旁出。賊後合戰甚苦。賊乃敗去。既而同守者皆論功。公曰。城守吾事也。城獲完足矣。尙當以爲利乎。卒不自言。代還。得爲汝州龍興令。計省言其材。遂監解州鹽池。歲課羨溢。改大理寺丞。簽書磁州判官。公事太守武人。不知爲政。公從容開贊。一郡大治。事雖出公。而人莫窺其迹。謙晦不伐。率皆此類。以年勞升太子贊善大夫。賜五品服。就移知邛州依政縣。時長壽太君春秋高。公懼有遠行之勞。卽上書願就監臨。以便奉養。改舒州皖口監轄。乃以考課遷殿中丞。還朝。知濮州雷澤縣。未行。暴疾終於京師。實嘉祐七年三月十八日也。公姿儀偉秀。風度平雅。端莊謹厚。不妄言笑。進退動止。皆有法度。衣冠整理。望之肅然。三歲而孤。長壽太君教養嚴至。恂恂奉事。恪恭朝夕。未嘗少懈。善與人交。久而益篤。嗚呼。行足以勵俗。才足以有爲。不幸短命。未究所施。沒之年方四十三矣。公娶張氏。封福昌縣君。和慈孝睦。族人推其賢。三子曰。預。以疾廢。曰。顥。曰。顛。皆爲儒學。三女。長適前常州軍事推官王師古。仲適襄陵賈芮。季適汝南周純明。熙寧二年八月內申。公之從兄司農。葬公於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次。顥以父命。得預役事。又掇公之官世行業。而爲之誌。既又繫之以銘曰。

謹於奉親。勤於事君。端於立身。無愧乎古人。山可夷。谷可壅。斯言不泯。

李寺丞墓誌銘

予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爲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護。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孩提之時。舉動齋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惰容。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靖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羣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爲高深。方勇勵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爲絕異。待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閒言。羣從聚居。臧獲使令者衆。雖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惟偶爲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悵累日。痛自飭勵。及仲通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爲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辭氣。當事爲。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承尉乏。與其令謀曰。劉右鶴。石門羅姓者。皆健賊。招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爲也。當說使自效。則賊爲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爲之死。然召我亦有以爲信乎。仲通卽以其符誥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爲惡。雖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死力。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史用閒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爲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功。糜以宥職。可絕後患。

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爲害。仲通宰江寧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稅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爲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己。共爲謗語。借勢於上官。以搖其事。人皆爲仲通危。仲通堅處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二。一作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槩是二節。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乎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當無愧於古人。況使得與古之人。並而親炙於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仲通以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二月庚寅葬於濮州鄆城縣遺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祔焉。夫人太子中舍杲之女。賢慧靖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重。素衣一食。以終身焉。蓋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二女。皆天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爲嗣。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莫如予。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一作純粹。兮。會元之期。聖雖可學。一作學。兮。所貴者資。便儼皎厲兮。去道遠而展矣。仲通兮。賦材特奇。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愧辭。後有考。觀銘詩。

程郎中墓誌

公諱璠。字仲韞。姓程氏。世居中山之博野。宋興先少師。以勳德顯重。賜第京師。始爲開封人。少師諱羽。其媿曰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是生虞部府君諱希振。娶博陵崔氏。封高密縣君。是生尙書府君諱

通公卽尙書之仲子。母曰孝感太君。長安太君。皆張氏。公生數歲而孤。教養於伯兄。十六以族兄廣平文簡公蔭。試將作監主簿。始冠爲常州戶曹掾。時朝廷遣使安撫二浙。表言公才。就除明州司法。力抗暴守。數活疑獄。當途者交薦之。遂改京官。知壽州安豐邑。富多彊猾。小民困於侵漁。爲令者常苦其難制。公至未幾。皆斂手莫敢犯。盜賊亦越逸他境。增治芍陂。以廣灌溉。人賴其賜。道路謠頌。聞於京師。大豪陳順謀去其母。紿之醉宿旁舍。因誣以爲嫁。使其黨證之。公察其情。卽命捕置。果已亡去。權至能使監司移其獄。公拒弗與。根索益急。順乃持金謂審官吏。謀去公以緩其事。吏卽爲謾奏。移公興元府西縣。公具得行賂狀。人或勸公辨之。朝公曰。吾豈與吏辨者乎。曹吏以謬誤自陳。得改洪州之豐城。江水嘗環城。人大饑。邑豪吳氏以貲得官。藏粟閉糴。公召諭之。不從。謂曰。民餓且死。令亦不敢自保祿位。當杖爾以取之。吳氏大懼。哀祈請命。於是富人爭出粟。民用以濟。以謀葬其先世。求知河南伊闕縣。秩滿。簽書河東節度判官公事。丁長安太君憂。服除。知永安縣。兼陵臺令。奉陵寢。皆中貴人。前令多務姑息。往往侵暴邑人。公待之有方。皆斂戢。就法度內。韓贄守洛。醜公正直。誣以非罪。洛人不直其事。謹聞道路。而公卒不自辨。還朝。通判和州。先是蔡州妖尼惠普。以左道惑衆。數年之間。四方嚮動。奔走奉事。惟恐不至。其後奸迹暴露。有司猶薄其罪。但坐杖背羈置。歷陽。時朝廷當有赦。惠普卽詐疾以俟。卒得免杖。人皆神之。謂果不可得而刑也。居和未久。崇奉者稍稍自遠。而至郡守禮之甚謹。公始戾止。會守以謫去。權領郡事。一日。猝至庭下。布獄械於前。使具道所以罔人之狀。故其奸謀詭說。皆掀揭呈露。乃正其罪而刑之。有識之士。以謂微公之斷。

不能解天下之惑。有李洞元者，爲神怪之說，妄言受知昭陵，嘗以金字書賜之。江淮之間，從者如市，公亦按置於法。由是遠近悚服。復通判隰州，歲大饑，力爲賑助，所存活者甚衆。熙寧乙卯夏四月，代還。甲申，以疾終於河南，享年五十七。公資質瑰壯，明辨剛決，接人誠厚，動有恩意，輕財好義，中懷豁如。材長於治民，嚴而有愛，敏而不苛，區繁劇，常有餘裕。其所斷獄，人自以爲不冤。故前所莅，去久而人思之。識用高爽，有大過人者。凡是山川道途人物名氏，目所一見，耳所暫聞，閱年雖多，不復忘廢。豐城大邑，公爲之三年，識其民且半。其餘政事條理，從可知矣。官自衛尉丞，九遷爲比部郎中，以年勞賜五品服。始娶倪氏，事姑不謹，公以義罷遣，繼以曹氏，魏襄悼公利用之孫，封仁壽縣君。二子曰：願，曰頤，皆太廟齋郎。四女，長適國子博士張昭立，次早亡。其二未嫁。公平生不惑流俗邪妄之說，常曰：吾死，慎勿爲浮圖事。及用陰陽拘忌之術，公歿，家人奉以從事。熙寧十年仲秋丙申，公兄司農葬公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祔於先塋。且命顯論公之官世才行，以誌其墓。

澶娘墓誌

澶娘，廣平程顯之幼女也。其父佐澶淵軍而生，故命之曰澶。其第四十七，生於熙寧四年季秋之丁未，死於十年季夏之壬午。其質端而厚，其氣溫而良，其舉動知思，安靜沈遠，殆如老成。衆皆意其福且壽，事固有莫可計者。命矣夫！始病痘瘡，工藥之過劑。一作劇善醫者論之曰：痘瘡之初，誠欲利者也。然當視其氣之強弱，爲藥之可否。疾之重輕，爲劑之大小。今槩以大藥下之，宜其死也。噫！是亦命歟！人理之未至，吾容當

責命於天。言之以爲世戒云耳。悲夫。漚娘旣死。七十五日。而葬於河南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東。與其姊嬌兒同兆。一作銘曰。

合而生非來。盡而死非往。然而精氣本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於途。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其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伯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尙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一作寓。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旣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

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迂。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游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爲一有字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一有字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祔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飶以豐。天不慙遺。哲人之凶。鳴皋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侯氏。名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宦學四方。因徙家華陰。少時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旣壯。盡易前好。篤志爲學。祁寒酷暑。未嘗廢業。博極羣書。聲聞四馳。就學者日衆。雖邊隅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以書

幣迎致。有善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陝而西。多宗先生之學。元昊盜邊時。名卿賢儒。結轍西使。服先生之名。莫不願見。親老而家益貧。思得祿養。勉就科舉。再試春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止於是乎。會蠻酋儂智高攻陷二廣。孫威敏公奉命出征。習先生之賢。請干其軍事。先生奮然從之。振旅奏功。初命武爵。言事者以爲非宜。遂改文資。調知巴州化城縣。巴俗尙鬼而廢醫。惟巫言是用。雖父母之疾。皆棄去弗視。先生誨以義理。嚴其禁戒。或親至病家。爲視醫藥。所活旣衆。人亦知化。巴人娶婦。必責財於女氏。貧人至有老不得嫁者。先生爲立制度。稱其家之有無。與之約曰。踰是者有誅。未閱歲。邑無過時之女。遂變其俗。巴山土薄民貧。絲帛之賦。反倍他所。日益凋弊。先生抗義計司。爭之數十。卒得均之。旁郡境多虎暴。農者不敢朝暮耕。商旅俟衆而後行。先生日夜治器械。發徒衆。親執弓矢。與之從事。迹而追之。遠或數百里。所殺不可勝數。後皆避人遠去。不復爲害。再調耀州華原主簿。有富人。不占地籍。惟以利誘貧民。而質其田券。多至萬畝。歲責其入。先生晨馳至其家。發櫝出券。召其主而歸之。失業者復安其生。郡胥趙至誠。貪狡凶暴。持郡吏短長。而爲奸利。前後爲守者。莫能去。一郡患之。先生暴其罪。荷校置於獄。自守而下。畏恐生禍。交爲之請。先生不顧。卒言於帥府而誅之。聞者快服。用薦者監慶州折博務。歲滿授儀州軍事判官。計省第折博之最。就改大理評事。部使者勾留。遂復簽書本官事。韓忠獻公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至則鑿小鄭一作泉。以廣灌溉。議復鄭白舊利。未幾召至闕下。得對便殿。始命計工興役。旋復專總其事。邀功害能之人。疾其不自己出。渠功有緒。而讒毀交至。以微文細故。爲先生罪。遂罷其役。美利不究。論

者惜之。元豐己未季夏，先生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三。先生純誠孝友，剛正明決，非其義，一毫不以屈於人。視貪邪奸佞，若寇賊仇怨，顯攻而數，意其人改而後已。雖甚貴勢，視之藐然。遇人之善，友之助之，欲其成達，不啻如在己也。博物強記，貫涉萬類。若禮之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藥算數之學，無不究其淵源。先生發強壯厲，勇於有爲，而平易仁恕，中懷洞然。至於輕財樂義，安貧守約，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謀其道不謀其利，忠於君不顧其身。古人所難能者，先生安而行之。蓋出於自然，非勉強所及。少與申顏爲友，易衣互出而謀食，以養二家如一。顏病，先生徒步千里，爲之求醫，歸而顏死矣。其目不瞑，人曰：其待候君乎？未斂而先生至，撫之而瞑。顏謀葬其先世而未能，顏死無子，又不克葬。先生辛勤百圖，不足則賣衣以益之，卒襄其事。時方天寒，先生與其子單服以居，適有饋白金者，先生顧顏之孤妹爲憂，未遑卹已，遂以嫁之。近世朋友道薄，臨患難鮮不愛其力，聞先生之風，可以激頽波而起廢疾。先生家無甌石之儲，而人有不得其所者，必以先生爲歸，非力能也。誠使然也。一日自遠歸，家人方以篋告，友人郭行者詣門曰：吾父病亟，醫須百千乃爲治，賣吾廬而不售，先生憫然，計囊中裝，適當其數，盡以與之。嘗隨計詣京師，里中出金贖行，比還，悉散其所餘。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也，不可以爲他利。當與同舉者共之。且行，聞鄉人有病於逆旅者，先生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瘵，貧無以爲車乘。先生曰：子行則未能，留有將困，因推其馬與之，躡步而歸。其克己濟物，若是者多矣。少喜穰苴孫武之學，兵家事無所不通，尤詳於西北形勢，談其山川道路，郡縣部族，纖細備具。聽之者宛如在目前。此一字無熙

河未開之時。一作前韓忠獻公請先生謀渭源之地。先生馳至境上。召其酋豪六百人。諭以朝廷恩德。爲明利害。皆感悟喜躍。翼日詣軍門。輸土納聽。一作命願爲藩籬。一塵不驚。而開地八千頃。因城熟羊以撫之。忠獻公上其功。朝廷賞以減考績之年。治平中。虜嘗寇邊。主將出兵禦戰。轉運使以爲妄舉。互言於朝。時虜去未遠。遣先生按視其迹。受命卽行。人皆爲之寒心。先生以數十騎馳涉虜境。日暮猝與虜遇。乃分其騎爲三四令之曰。高爾旗幟。旋山徐行。虜循環聞見。疑以爲大兵誘已。終不敢擊。秦州舊苦蕃酋反覆。繫其親愛而質之。多至七百人。久者已數十歲。公家之費不貲。雜羌離怨益甚。其後釋其糜而歸之。戎人感一作悅服。乃先生發其謀也。平生以勸學新民爲己任。主華學之教育者。幾二十年。官之所至。必爲之治學舍。興絃誦。其所以成就材德。可勝道哉。先生之文。尤長於詩。晚益翫心於天人性命之學。其自樂者深矣。病革。命其子曰。吾死。慎勿爲浮屠事。焚楮貨。傲福覬利。非吾志也。嗚呼。死而不忘於正。可謂至矣。大王父諱元。王父諱鬻。當五代之亂。皆隱德弗耀。父諱道濟。潤州丹徒令。贈尙書比部員外郎。母刁氏。追封福昌縣太君。妻一作其媿劉氏。早卒。封延長縣君。繼以其妹。封永壽縣君。二子曰孚。曰淳。三孫尙幼。先生之官。自評事四遷爲殿中丞。階宣奉郎。勳騎都尉。服錫五品。旣終之明年。仲春八日。葬於華陰縣保德鄉先塋之次。舉前夫人祔焉。顯先生女兒之子也。知先生之道爲詳。故得論載行治之美。以詔後人。銘曰。

南山崇崇。其下也。先生之宮。惟其清風。與山無窮。

祭彭侍郎文

悠悠彼蒼。顧佑有常。如何不淑。殲時之良。胡不憇遺。以慰士大夫之望。嗚呼哀哉。昔我穉齒。爲公所器。教之誨之。實妻以子。二姓之歡。疇可倫擬。逾二十年。顧愛終始。我謫河北。公薨建康。義不得往。神魂飛翔。望南浦之蕭條。想丹旄之悠揚。淚如流水。不到公之堂。號聲動天。不徹公之喪。惟公德尊本朝。行高當世。爲四國之矜式。被三朝之注倚。風誼傳於後人。事業存乎國史。磊落明白。掀揭天地。縱綿百世之長。公爲不亡。雖竭無能之鄙辭。何足以增盛德之輝光。惟寓愚之誠兮。因遠致乎肴觴。公其來饗兮。慰余之悲傷。長言恩禮之厚兮。知何時之可忘。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祭富鄭公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議郎監汝州鹽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顥謹遣外甥張敷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太尉文忠公之靈嗚呼粵稽古昔得全實難惟夔契出乎唐虞之際而姬呂位乎文武之間其餘雖有鉅賢碩輔僅或濟一時之險艱真儒大聖多處非其位而孤鶩執如我公道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富安榮之完事繫天下之重位極人臣之班生逢四世皆上聖之主時歷七紀膺太平之安勳業揭乎日月聞望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猶十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無負在天之理亦爲曲矣然而捐館之日遠近聞之孰不齋咨而涕漣尙以公之沒也爲有憾焉嗚呼世之常態苟於自便終始之節艱於永肩屏伏者以憂責不及而怠懈休老者以血氣旣衰而志遷惟公年彌高而志愈厲身愈退而誠益堅惟是愛君憂國之道極晝夜之拳拳迨乎瞑目之日屬纊之前萬物已

莫累乎心胷。而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日之當權。宜乎易名之謚典。號爲撫實。祭冊之聖詔。極於哀憐。則士大夫以公之沒爲憾者。蓋非偶然。顯愚不肖。辱公禮遇。顧相期於義理。非見私於趨附。公薨於洛。賤居在汝。官守有制。欲往無路。斂不望棺。葬不臨墓。引領西風。悲慟何數。誠寓鄙文。禮陳菲具。恭祭道周。後期無所。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一程文集卷之四

上書

宋 伊川先生程 頤撰

上仁宗皇帝書皇祐二年

草莽賤臣程頤。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伏觀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博采芻蕘。故視益明。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無不惡聞過失。忽棄正言。故視益蔽。而聽益塞。紀綱廢而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由是也。伏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比。曷嘗害一忠臣。戮一正士。羣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際。此千載一遇言事之秋也。桀紂暴亂。殘賊忠良。然而義士不顧死以盡其節。明聖在上。其仁如天。布衣之士。雖非當言責也。苟有可以裨聖治。何忍默默而不言哉。今臣竭其愚忠。非有斧鉞之虞也。所慮進言者至衆。豈盡有取。狂愚必多。而陛下因謂賤士之言。無適用者。臣雖披心腹。瀝肝膽。不見省覽。祇成徒爲。此臣之所懼也。儻或陛下少留聖慮。則非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人。賢者由之。爲賢者。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爲道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之不醇。自古學之者衆矣。而考其得者。蓋寡焉。道必充於己。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

道非大成。不苟於用。顏回曾參之徒是也。天之天命在夫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在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也。亮感先主三顧之義。閱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生逢明聖之主。而天下有危亂之虞。義豈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故曰。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臣請議天下之事。不識陛下以今天下爲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烏可知危亂而不思救之道。如曰安且治矣。則臣請明其未然。方今之勢。誠何異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竊惟固本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延息以待。一歲失望。使須流亡。以此而言。本未得爲固也。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困苦。一至於此。臣竊疑左右前後。壅蔽陛下聰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誅剝於民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卒。毒害尤深。急令誅求。竭民膏血。往往破產亡業。骨肉離散。衆人觀之。猶可傷痛。陛下爲民父母。豈不憫哉。民無儲備。官廩復空。臣觀京師緣邊。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卒有連歲凶災。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坐食之卒。計踰百萬。既無以供費。將重斂於民。而民已散矣。強敵乘隙於外。姦雄生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虞也。太寧之世。聖人猶不忘爲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況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氣。上衝於天。災沴凶荒。是所召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前有土崩瓦解之勢。可不懼哉。西敵強盛。自古無比。幸而

目前尙守盟誓。果能以金帛厭其欲乎。能必料其常爲今日之計乎。則夫沿邊豈宜無備。益以兵則用不足。省其戍則力弗支。皆非長久之策也。前者吳賊叛逆。西垂用兵。數年之閒。天下大困。蓋內外經制。多失其宜。陝西之民。苦毒尤甚。及多逃散。重以軍法禁之。以至人心大怨。皆有思寇之言。悖逆之深。不敢以聞。聖聽顧恐陛下亦頗知之。故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彼庶民者。饑寒旣切於內。父子不相保。尙能顧忠義哉。非民無良。政使然也。當時秦中寇盜屢起。儻稽撲滅。必多響應。幸而尋時盡能誅翦。尙賴社稷之福。西敵亦疲。彼知未可遠圖。遂且詭詞稱順。向若更相牽制。未得休兵。內釁將生。言之可駭。今天下勞弊。不比景祐以前。復有加曩時之役。臣愚切恐不能堪矣。況爲患者。豈止西戎。臣每思之。神魂飛越。不知朝廷議者。以爲何如。亦嘗置之慮乎。其謂制之無術乎。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蚤警惕於衷。思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不思。事勢觀之。理無常耳。雖我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亂。不戮一人。自古無之。非漢唐可比。固知趙氏之祀。安於泰山。然而損陛下之聖明。陷斯民於荼毒。深可痛也。臣料羣臣。必未嘗有爲陛下陳王道者。以陛下聖明。豈有言而不行者乎。竊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觀陛下之仁。堯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誠由有仁心而無仁政爾。故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心庶政。常懼一夫不獲其所。未嘗以一喜怒。殺一無辜。官吏有犯入人罪者。則終身棄之。是陛下愛人之深也。然而凶年饑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散而四方。爲盜賊。犯刑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愛人之心哉。必謂歲使之然。非政之罪歟。則何異於刺人而殺。

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政。不可行於今邪。州縣之吏。有陷人於辟者。陛下必深惡之。然而民不知義。復迫困窮。放辟邪侈。而入於罪者。非陛下陷之乎。必謂其自然。則教化聖人之妄言邪。天下之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不乏賢。顧求之之道何如爾。今夫求賢本爲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爲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爲卿大夫。有爲郡之術者。使爲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爲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強記之士爾。明經之屬。惟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盛者。惟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爲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爲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愚瞽之甚。議者至今切齒。使墨論墨。固以墨爲善矣。今天下未治。誠由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後之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行。此則無知之深也。然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玉工曰。玉也。示衆人曰。石也。則當以玉工爲是乎。以衆人爲然乎。必以玉工爲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其猶詰瞽者以五色之鮮。詢聵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惡八音。聞見限也。臣觀陛下之心。非

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況陛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苟行王政。奚啻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體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爲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匹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況陛下貴爲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齊堯舜。納民仁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也。臣以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持其端條而舉之。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歷指政治之闕。但明有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願得一面天顏。罄陳所學。如或有取。陛下置之左右。使盡其誠。苟實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效。當服罔上之誅。亦不虛受陛下爵祿也。陛下問羣臣。羣臣必謂寒賤之士。未可使近上側。自臣思之。以爲不然。臣高祖羽。太祖朝。年六十餘。爲縣令。一言遭遇。聖祖特加拔擢。攀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顧遇之厚。羣臣無比。備存家牒。不敢繁述。臣曾祖希振。旣以父任。後祖遙復被推恩。國家錄先世之勳。臣父珣。又蒙延賞。今爲國子博士。非有橫草之功。食君祿四世一百年矣。臣料天下受國恩之厚。無如臣家者。臣自職事以來。思爲國家盡死。未得其路爾。則臣進見。宜無疑也。或者更爲強詞。言其不可。此乃自負陰私。懼防詆訐者也。伏望陛下出於聖斷。勿徇衆言。以王道爲心。以生民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昔漢武笑齊宣。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道。而不聽王通之言。

二主之昏。料陛下亦嘗笑之矣。臣雖不敢望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望陛下特留意焉。臣愚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頤昧死頓首謹言。

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諭濮王典禮疏

治平二年四月

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爲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爲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實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

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旣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漢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旣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姦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疏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漢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漢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漢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漢王爲漢國太王。如此則自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旣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於皇伯父漢國太王。自然在漢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漢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旣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

海宇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爲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羣情洶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上。濮王居藩。陛下既爲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惻懼。是則君臣兄弟。立致罅隙。其視陛下當何如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徼冀得已。尙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徧。裁自宸衷。無使姦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姦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爲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治平二年

臣珣言。伏觀八月八日詔敕。以比年以來。水潦爲沴。八月庚寅大雨。應中外臣僚。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

失及當世利病。此蓋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恭天命。祇畏警懼之深也。天下士民。欽聞德音。苟有知見。孰不願披忠瀝懇。上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爲省郎。職分郡寄。敢不竭其區區之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寬其狂易之誅。賜之省覽。則天下幸甚。臣聞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不和。繫政事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故能消弭變異。長保隆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脩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陰沴。聖心警畏。下明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爲也。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世有之。其如人君不由於至誠。天下徒以爲虛語。豈復有如商之二宗。興王道於旣衰者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興善治。思商宗之休實。鑒後代之虛飾。不猶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伏觀詔旨。時政闕失。當世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臣竊惟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爲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請條其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權持總攝。百職庶務。天下之治。如網之有綱。裘之有領。舉之而有條。委之而不紊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職修。惠養有道。朝廷政化。宣達於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恆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勞之不怨。心附於上。固而不可搖也。化行政肅。無姦宄盜賊之患。設有之不足爲慮。蓋有殲滅之備。而無響應之虞也。民心和而陰陽順。無水旱蟲螟之災。雖有之不能爲害。蓋倉廩實而府庫充。官用給於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修

而威靈振。東西南北無敢不服。雖有之不足爲憂。蓋甲兵利而儲備豐。將善謀而士素練也。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紀綱汗漫離散。莫可總攝。本原如此。治將安出。郡縣之官。選不以道。更易之數。雖時謂才者。尙莫能稱其職。況庸常者乎。循常苟安。狃以成俗。舉世以爲當然。政治廢亂。生民困苦。朝廷雖有惠澤。孰能宣布以達於下。所與共理者如此。天下斯可知已。百姓窮蹙。日以加甚。而重斂繁賦。銷削之不息。天下戶口雖衆。而自足者益寡。司牧者治其事爾。非有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昧而反之。一從其自然。而困之陷之之道。又非一途。人用無聊。苟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於惡則易搖。民惟邦本。本根如是。邦國奈何。民無生業。極困則慮生。不漸善教。思利而志動。乘閒隙則萌姦宄。逼凍殍則爲盜賊。今茲幸無大故。尙爾苟安。設或遇大饑饉。有大勞役。奸雄一呼。所在必應。以今無事之時。尙恐力不能制。況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實繫於此。保民之道。以食爲本。今自京師至於天下。計平時之用。率無三年之蓄。民間空匱。則又甚焉。以萬室之邑。觀之。有厚蓄者百無二三。困衣食者十居六七。統而較之。天下虛竭可知矣。豐年樂歲。饑寒見於道路。一穀不稔。便致流轉。卒有方數千里。連數年之水旱。不知何以待之。姦盜蜂起於內。西敵乘隙於外。雖欲爲之。末如何矣。西敵強盛。古未有此。歲輸金帛以修好。而好不可恃。窮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兵不足用。尙幸敵人無謀。厭小欲而忘大利。故我得以紓朝夕之急。若其連衡而來。則必興數十萬之衆。宿於邊境。饋餉不繼。財用不充。將何以濟乎。驕惰之兵。縱無奔潰之患。曠日持久。終有窮極之虞。又況征斂興發。而民人轉亡。饑饉愁怨。而姦雄競起。事至於此。

興衰可知。以此觀之。天下之勢。安乎危乎。凡此數端。皆有危亡之虞。而未至於是者。不識朝廷制置。能使之然邪。抑亦天幸而偶然邪。幸然之事。其可常乎。先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於今。歷時既已久。言者既已多。朝廷遂以爲果不足憂也。可以常然。姑維持之而已。雖聞至深至切之言。不爲動也。嗚呼。貽天下之患。必由於是乎。今天下尙無事。朝廷宜急思所以救時之道。不然。臣恐因循歲月。前之所陳者。一事至。則爲之晚矣。中人家。有百金之產。子孫保守。不敢不念。陛下承祖宗大業。可不懼乎。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先者。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爲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爲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無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況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爲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或惑於衆多之論。而莫之適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臣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不從。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選擇。一用薦舉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詔以飭之。非不丁寧。然而當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爲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曾少異於舊乎。又以守

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於今未聞有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政邪。苟誠無之。朝廷負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爲善而行之。何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效。若曰。非不欲必行也。奈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陛下之志先立。奮其英斷。以必行之。雖強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懼。莫敢違也。況郡縣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爲先。如臣前所陳。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沈固結之弊。爲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爲難。勿以衆口爲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若曰。人君所爲。不可以易。易而或失其害。則大臣以爲不然。稽古而行。非爲易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法先王。稽訓典。將大有爲。而致敗亂者乎。惟動不師古。苟安襲弊。卒至危亡者。則多矣。事據昭然。無可疑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疏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責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其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

可開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閒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爲知人誠難。亦繁取之道。如何爾。皋陶爲帝。舜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廋哉。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履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爲。其言合聖人之道。其施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朝。反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爲賢而用之。卒敗厥事者。古亦多矣。稽迹其由。蓋取之不以其道也。大率以言事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循核本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明害政。不亦宜乎。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聰明。揚側陋。至誠隆禮。求之以道。雖皋夔伊周之比。亦必有賢德志道之士。皆可得而用也。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輔爲先。待之盡其禮。任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爲。患其不能爲。不患其不能爲。患其不得爲。蓋不爲者可責之。必爲不能者。可勉求而能。惟不得爲則已矣。所謂不得爲者。君臣之志不通。

懷顧慮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今執政大臣皆先朝之選。天下重望在陛下。責任之而已。臣願陛下召延宰執。從容訪問。今天下之事。爲安爲危。爲治爲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爲以救其弊乎。如曰當爲。則願示之以必爲之意。詢之以所爲之政。審慮之。力行之。時不可後。事不可緩也。如曰非不爲也。患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上。豈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取則。道豈遠哉。病不求爾。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爲之而已。如曰無妄爲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漸奪。天下將亂。而牛僧孺欺以爲治矣。史冊書之。可爲明鑒。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疏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撿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願取之之道如何爾。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暇條晰而言。大槩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爾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閒或得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曾不虞賢俊之棄遺於下也。果天下無遺賢邪。抑雖有之。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爲意邪。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治而不乏邪。臣以爲治天下。今日之弊。蓋由此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興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

前所陳。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爲先。苟不先得賢。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瓊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大率以爲任己可也。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自任足矣。尙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爲之用。莫有遺也。尙乃日不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噫。何其用意與周公異也。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繫上之所爲而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賢爲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疏遠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爲善行。薦達爲急務。揆拔既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恥格。而風教厚矣。天下之賢。其有遺乎。既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慣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羣伍而用。庸

惡一作混雜。曾不以爲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摭小差。衆議囂沸。如真廟擢种放。先朝用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爲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薦。取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爲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之而無顯效。則亦曰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效。亦無愧於天下矣。設或大敗厥職。則亦曰吾知之失也。當益務選擇。期於得人爾。蓋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尙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何者。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爲專守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簡擢爲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願陛下不以臣之疏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爲陛下陳之。顧三者不先。徒虛言爾。三者旣行。不患爲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爲心。以生民爲念。鑒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深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朝。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恨。昔賈誼爲漢文言治亂。漢文不能用。百世之下。爲譏病。願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恕。干冒宸嚴。臣無任。

爲家君上神宗皇帝論薄葬書

治平四年

具位臣程珦惶恐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

無知愚靡不知忠孝之爲美也。然而不得其道。則反害之。故自古爲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獲不孝之譏。爲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則。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大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下共知。然臣以疏賤。復敢區區冒萬死以進其說者。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致孝之道。鑑歷古之失。爲先帝深慮。則天下臣子之心。無不慰安。何謂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爲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之如之何。其亡也安厝之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爲之永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呼。二嗣君不苟爲崇侈。以徇己意。乃以安親爲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死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爲之。爲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爲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爾苟若務合常情。遂亡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興廢之言爲忌諱。莫敢議及。如此苟循人情。辜負往者。不忠之大者也。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爲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損抑至情。深爲永慮。承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須。皆以瓦木爲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刊之

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執帛易朽之物亦能爲患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爲不然天下旣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游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尙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厚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君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簪墜履尙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況於園陵得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羣臣畏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爲妄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爲是而從之則可以爲先帝之福大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示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哀誠內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臣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昧死頓首謹言

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

熙寧八年十月

伏觀今月十三日詔敕以彗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自言事得罪久去朝廷無所補報退就閒冗尙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陛下寅畏天命有恐懼修省之意草萊之人尙思效其忠懇況臣世荷國恩久忝近侍雖罪釁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明詔臣伏觀前史所載彗之爲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旣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之道且以今日之變孰從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之所致歟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爲誣矣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爲虛設若以爲政之所致則改以一作順天在陛下而已晏子所謂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彗以除

穢也。又曰：所以除舊布新，臣願陛下祇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既善，無所可除，則天爲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爲當求自新，則在陛下思之而已。自非大無道之世，何嘗不遇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蓋寡。大率蔽於所欲，惑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也，視是而爲非，以邪而爲正，敗亡至而不寤，天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憎治而喜亂哉？亦惑而不能辨爾。臣以爲辨之非艱，顧不得其道也。誠能省己之存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爲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之人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爲陛下辨之。所謂省己之存心者，人君因億兆以爲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愼，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此王者之心也。若乃恃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條綱爲可喜，以富國家，強兵甲爲自得，銳於作爲，快於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錯豈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徇其私欲者也。勤身勞力，適足以致負一作貪，敗夙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陛下內省於心，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考己之任人者，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己，求其見正，而不求其從欲，逆心者求諸道，異志者察其非，尙孜孜焉懼或失也。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而害明，謂彼所言者，吾之所大欲也，悅而望之，信而惑之，至於甚惡而不察，恣欺而不悟，推是而往，鹿可以爲馬矣。願陛下考己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思治之初，未有所偏主，好惡取舍，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而賢之者衆矣。進之於朝亦多矣。及乎既有爲也，皆

以不合而去之。更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爲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違。始之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爲天下之公乎。己意之私乎。自論議無違之後。逆耳拂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居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拂逆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無失。然至於朝合則爲不世之賢。暮隙則有一作爲無窮之罪。顛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改亦明矣。所謂察己之爲政者。爲政之道。以順民心爲本。以厚民生爲本。以安而不擾爲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卽位之初。民心爲歡悅乎。爲愁怨乎。民生爲阜足乎。爲窮蹙乎。政事爲安之乎。爲擾之乎。億兆之口。非不能言也。顧恐察之不審爾。苟有不察。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思己之自處者。聖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爲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爲憂。而至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多矣。不識陛下平日自處。以天下爲如何。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常慮所任者非其人。所由者非其道。惟恐不聞天下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帝其鑒之矣。或以爲已安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爲者至矣。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質之人言者。當有其方。欲詢之於衆人乎。衆人之言。可使同也。欲訪之下民乎。下民之言。亦可爲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而蔽之以衆人之智。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爲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聞之於有爲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

可見矣。天下之人一聞詔音，莫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迎和氣。臣以爲惟至誠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儻人君不由於至誠，則天下徒以爲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爲思商宗之休實，鑑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天下幸甚。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

元豐二年

臣弼伏觀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言。昧死以聞。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往者營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壙中又爲鐵罩，重且萬斤，以木爲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奈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爲計。士民之間，有知之者，無不痛心飲恨。況老臣之心乎？況陛下之心乎？其後厚陵始爲石藏，議者竊意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爾。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爲之謀。竊以周公制合葬之禮，仲尼善魯人之耐。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道，爲後日之慮，決於聖心，勿循浮議，奉太皇太

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旣合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爲非。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聰明者。在陛下睿斷不難辨也。不遵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爲賢乎。爲愚乎。且陰陽之說。設爲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爲忌也。獨國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庸昏之主。尙能守禮法。盡孝心。責嚴善思。愚惑之論。卒祔乾陵。其後高宗子孫。歷世延永。是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以不是事勸陛下。取譏於後世乎。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而識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羣臣。必無以爲非者。若以臣言爲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爲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爲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聾瞽之蔽。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爲大罪。今遇可爲之時。若更惜情願。已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加誅殛。死何面目。見仁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則已。今旣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爲之理。況陛下至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願。

富公見託爲此奏。願以拙於文辭。辭之再三。其意甚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顧慮。不克上。惜乎其不果於義也。遂爲忠孝罪人。